

李子瑄做夢了，或著該說是靈魂出竅了。

她看見很久沒看見的人，那個笨蛋白癡葉小花。

甚麼都不告訴她的，最笨的最笨的葉小花。

這輩子她都不可能忘記，在那人家門口等著最後等到警察的情形。

「小...葉小姐的遺體，剛剛在北邊的山上被發現了，我們正在追查兇手」

沒事警官糾結的表情，跟在她身後雙眼有些紅腫的團子，警車的鳴笛。

然後一片漆黑，睜開眼就已經在醫院了，一旁的芯瑩終於忍不住崩潰大哭。

「子瑄妳不要嚇我了好不好...妳們這樣我是要怎麼辦啦」

床上的女人伸手輕輕拍著金髮女子的背，表情淡漠的牽起一抹難看的笑。

「可是芯瑩啊，我現在是真的被丟下了啊」沒有眼淚了，來不及了。

然後警方和院方問了她要不要去確認最後的狀況，不然就要照程序走了。

她去了，即使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以前什麼身分何種關係去做這件事。

大約是放不下的吧，終究。

畢竟她所有的快樂，都和她有關。

然後當局長問到有沒有哪裡異常的時候，她終於還是忍不住爆發了。

「妳說異常嗎？當然有啊」子瑄伸手掀開虛掩著的白布，聲音尖銳的答道。

「這裡也是異常這裡也是異常她躺在這裡本身——！」她緊抓著不鏽鋼的檯面。

「...就是異常，諸位警官還在這裡閒閒沒事的嗎？」眼神深沉的往人群望去。

看見一個個訝異的表情後，她默默地替躺著的人再次蓋上白布。

「沒事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擾」從旁邊的桌子抓起她送她的那條髮帶後離開。

後來發生了甚麼她其實不很關心，她只知道一件事，她好久都沒作夢了。

不知道是因為她不快樂，還是心缺了口，還是夜不成眠。

芯瑩一直很擔心，說痛苦的話就哭出來也沒關係。

「我沒事啦，真的，妳快出發吧不是還跟北村有約嗎？」

這齣十八相送的場景已經天天上演持續一個月了，芯瑩真的很愛操心呢。

等房間終於安靜下來後，子瑄又打開了手機開始撥放音樂輕唱。

然後就是現在這模樣了，她怒瞪著站在床旁看著自己的小花。

「葉小花！」沒反應「妳是怎樣？」想揍過去卻發現自己動不了。

「子瑄...我真的，好想妳啊」那人微翹的眼角已積滿了淚，正緩緩下滑。

透白的手穿過身為靈魂的自己，碰上了更不可能有感覺的肉體本身。

「對不起，甚麼都沒跟妳說，真的對不起」小花緩緩蹲下身，肩膀抖動著。

「我不夠聰明，我只知道不想害了妳...一想到他們可能對妳下手我就...」

「我好害怕，害怕失去妳」小花自嘲的笑笑「結果我還是沒能遵守承諾...」

子瑄怔怔看著她起身，在自己額角落下一吻，心跳突然震耳欲聾。

「不知道妳今天能不能聽到，但這是我能這樣陪妳的最後一天了」

「這一個月來我一直都在這裡，陪妳失眠聽妳唱歌，像以前一樣」

「我會一直在妳身邊，無論任何形式，想我的話就去看夕陽吧」

眼前人的白影漸漸淡去，但直到她消失前，都是留給自己一抹微笑。

就像從前那樣。

然後子瑄猛的睜開眼，發現手上緊抓著那條髮帶。

淚水突然決堤，她自己也不知道原因，只是心底突然好酸、好痛。

試圖淡忘的傷口再次痛了起來，但這次她不想再逃避了。

緊抓著床單嚎啕的像個孩子，把所有的情緒全一股腦兒的傾倒。

然後一陣清風緩緩撫過她臉頰，她抬頭看向窗外。

今天的夕陽，真美呢。